

小說軒

武俠小說話古今

梁守中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

新書
武俠小說話古今

207
17
2110

武俠小說話古今

梁守中 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

(蘇)新登字006號

小說軒

主編: 劉逸生
策劃: 鍾潔雄

書名: 武俠小說話古今

著者: 梁守中

出版: 江蘇古籍出版社

合作出版者: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發行: 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刷: 愛德印刷有限公司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9-350-9/1·87 定價: 5.30元

關於“小說軒”的幾句閒話

我常覺得，不管是在學的還是自學的青少年，假如他對中國古典文學、古代文化有興趣的話，一定也會對中國的古典小說感到興趣。因為從六朝志怪、唐宋傳奇直到明清小說，上下一千五百年間，無數文人都曾在這方面灑下過他的心血，也因而積累了巨大的文化財富。在這裏面，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廣泛的，反映的社會情態是非常複雜的，故事的情節千奇百怪，運用的語言文字多姿多采；從那裏面，可以看到不同時代不同的思想形態、感情内容、風俗習慣、社會心理、宗教信仰……生動而又具體。假如說，正史和通史只能畫出球體的經線和緯線，那麼，小說就是球體的本身。難怪恩格斯高度讚揚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說：“在這個中心圖畫的周圍，他安置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從這個歷史裏，甚至在經濟的細節上，我所學到的東西也比從當時所有專門歷史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全部著作合攏起來所學到的還要多。

我也很欣賞金聖嘆這段話：“吾猶自記十一歲讀《水滸》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嗟乎！人生十歲，耳

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即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於手也，夫固以爲《水滸》之文精嚴，讀之即得讀一切書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經業既畢，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其易果如破竹也……”

我同樣欣賞晚清孫寶瑄《忘山廬日記》裏面的這段話：“燕公謂：小兒教之讀書通文，自有捷徑。自言其女十歲時，尚不識字，十一歲起課以《十三經集字》，日識四十字，兼爲解字義，半年已能自閱《三國演義》（說部最佳書），即爲講《左傳》，使讀，不令背誦，甫讀完，能成數百言。嗣爲解《國語》及《史記菁華錄》，三書訖，能自覽御批《通鑑》。可知中國文理得善法教之，更不難。”

隨手舉這三例，都是經驗之談。可見不管是了解社會，還是要進入文藝殿堂，小說這個階梯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向有評點小說這一門。其源蓋起於評點古人詩文以及時文，進而泛濫及於小說。此風以明末清初最盛，後頗衰落，雖餘風不斷，而佳構頗鮮。自金聖嘆以後，毛宗崗尚可一觀；至於《紅樓夢》的脂批，僅可作探幽索隱的材料，護花主人之流，便已俗不可耐；馮鎮巒、但明倫也批《聊齋》，能發人神智者亦極少；還有一些道士、居士，以《西遊記》爲“證道之書”，他們的批語更是近於胡鬧。可見評點小說，雖曰“小道”，也大有“才難”之嘆。近數十年，考證小說之學崛起，胡適之、鄭振鐸、孫楷第、

阿英諸公，各有擅長，已脫離評點，而繼乾嘉諸老之後開一新的門徑，是另外一門學問了。至於就一本小說作思想性、藝術性評論的，自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以來，長篇短章，琳瑯滿目，但也不屬於評點。這門學問，說深不深，說淺不淺，如今還沒有一個“金聖嘆二世”出現，不禁使人有“江山寂寥”之感。

然而，除了評點、考證、評論，似乎還可以有第四種形式，即所謂“漫話式”的。本世紀四十年代，由孟超撰文、張光宇插圖的《水泊梁山英雄譜》，是這一方面的力作。其好處就在於“漫”。“漫”也者，似不經心而實經心，似非着力而又着力，似諧而莊，笑中有淚，“正經學問”外又一獨立王國也。畫之有“漫”，話之有“漫”，詩之有“打油”，樂曲之有“狂想”，戲劇之有“插科打諢”，武術之有“猴拳”、“醉拳”，凡此種種，無不是的。若著述之“漫”，則又縱橫開闔，無格可循。換言之，古典小說的漫話，既非金聖嘆式的評點，而又具有評點的趣味；絕非胡適之式的考證，而又帶上考證的深度；不同於王國維式的評論，而又處處顯出評論的力量。按人物之頭顱而製帽，視事件之是非而予牽，有《春秋》之微言，無腐儒之膠柱，淺者自見其淺，而深者則見其深。至於文字形式，則更不拘一格，謂之小品也可，謂之“野狐禪”亦可，或如師友晤對，或似書札往來，平凡之中，偶有警語，閒扯之際，忽現閃光：此便是所謂“漫話”。一千五百年間，

11-82/05

中國出現的小說多矣，但是，對其漫而談之的著作，却似鳳毛麟角，少而又少。如今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出版部的主編，忽發宏願，有“中國古典小說漫話”的擬題，而美其名曰“小說軒”，我想這是一件大好事。論其形式與內容，實在不妨稱之為“小說的小說”，蓋“小說”者，異於正史者也；這裏的後一個“小說”，則又異於評點、考證、評論者也。因其為“小”，可以易於涉趣，也易於入目；因其為“小”，亦可避免“正襟危坐”，作出“純儒”的姿態。這也是小有小的好處。說到有無價值，本也難說，但它若對青少年的讀書求知有啓迪之用，對成人來說，有增廣見聞之功，只這兩項，就足見其並非毫無價值了。至於在將來的小說界，是不是於評點、考證、評論之外，更能立一新的部目，如一張桌子之有四條腿呢？我們何妨拭目而俟之。

這算是一點閒話而已。

劉逸生

寫於羊城的寓廬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目 錄

武俠小說的過去和現在.....	1
武俠小說——成人的童話.....	33
武功與招式的“雅化”.....	37
武俠的鼻祖是女子.....	40
武俠與劍俠.....	44
千姿百態話招式.....	47
從“無招勝有招”談到“無劍勝有劍”.....	51
世上最厲害的招數.....	58
“乾坤大挪移”與“天魔解體大法”.....	63
易經、道德經、南華經.....	66
刀光劍影中的風雅之筆.....	71
問世間情是何物.....	78
“辛未狀元”三道試題的出處.....	81
金庸《卅三劍客圖》圖解補缺.....	84
口上談兵的武林高手.....	92
目不識丁的武林高手.....	96
武林高手與生理缺陷及其他.....	100
十八般武器及其延伸.....	102
劍——兵器、飾物、法器.....	106
幫會組織與武林幫派.....	109
三屍、三屍蟲、三屍腦神丹.....	114

明教五散人的真真假假·····	117
爲國爲民——俠之大者·····	126
金庸筆下的人名趣談·····	129
金庸小說的回目·····	133
梁羽生的詩詞修養·····	136
《七劍下天山》與《牛虻》·····	140
《廣陵劍》搞疵數例·····	144
金庸、梁羽生異同·····	146
古龍小說商品化的弊病·····	149
《甘十九妹》的幾處敗筆·····	152
溫瑞安筆下的魔幻武功及其他·····	155
俠而不武的《虬髯客傳》·····	158
“三言”、“二拍”中的俠客·····	161
明清武俠短篇雜談·····	165
平江不肖生與《江湖奇俠傳》·····	175
白羽的人生悲劇·····	179
還珠樓主與《蜀山劍俠傳》·····	184
《蜀山》的法寶與怪物·····	191
《蜀山》的成功與不足·····	195
小議孫犁《小說與武俠》·····	201
武俠小說——華僑子女的中文課本·····	207
武俠小說中的科學·····	210
中、西方武俠小說·····	213
武俠小說的恐怖描寫·····	217
武林高手的悲哀與“反武俠小說”·····	220

武俠小說的過去和現在

武俠小說始於何時？現在比較統一的看法是起於唐人傳奇。唐代之前，先秦諸子雖有“談俠”、“說劍”的記載，但僅是論中涉及，不是小說；《列子》載有飛衛與紀昌師徒二人比鬥箭技的故事，也只是武藝相較的一則寓言，與俠無涉。迨及漢代，司馬遷《史記》中的《游俠列傳》和《刺客列傳》，寫了朱家、郭解、專諸、聶政等游俠刺客，有一些類似武俠小說的東西，但那只是傳記文學，也不能稱之為小說。六朝時志怪小說盛行，內容多是談神說鬼與搜奇志異，但其中也雜有少量頌揚豪俠勇武之作。如干寶《搜神記》中之少女李寄計斬大蛇及山中無名客代干將莫邪之子復仇的故事，就有俠氣在閃動。但此類豪俠故事不多，情節也比較簡單，當時尚未成氣候。直到唐人武俠傳奇出現，始具武俠小說的雛型。故本文便從唐人傳奇談起。

唐人傳奇—— 武俠小說的始祖

唐代國力强盛，經濟發達，文學領域出現了極其繁榮的局面。不但詩歌發展進入了黃金時代，而且古文運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與此同時，隨着唐代都市繁榮和適應市民需要而發展起來的傳奇小說，大量產生。這些傳奇小說，文采華茂，情致宛曲，為後世短篇小說開了先河，成為唐代文學中又一叢鮮麗的奇花。唐代初期及中期的傳奇小說，以神怪及愛情的題材為主，作品甚多，成就極大，其最著者有《古鏡記》、《補江總白猿傳》、《枕中記》、《南柯太守傳》、《無雙傳》、《柳毅傳》、《李娃傳》、《霍小玉傳》、《鶯鶯傳》、《柳氏傳》等篇。後期的傳奇小說，則以表現豪士俠客的內容最為出色，其中最突出的當推《虬髯客傳》、《紅綫傳》、《聶隱娘》、《崑崙奴》等篇。豪

俠故事的大量出現，與唐代中葉以後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有關。當時各地藩鎮勢大，互相仇視，彼此各蓄刺客以牽制和威懾對方。刺客成了爭權奪利的工具，故此社會上盛行游俠之風。而神仙方術的盛行，又賦予這些俠客以超現實的神秘主義色彩。人們在動蕩的社會中對現實不滿，又找不到出路，便寄希望於那些鋤強扶弱、伸張正義的俠客身上。不畏強暴、本領非凡的俠客，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深受人們的喜愛。在這種情況下，反映豪士俠客的傳奇故事，便得以大量產生了。

杜光庭的《虬髯客傳》，是這類武俠傳奇中的一篇重要作品。作品寫隋朝末年天下將亂，羣雄競起，俠士虬髯客見李世民神清氣朗，顧盼生輝，大為折服，歎為“真命天子”，便不與他爭奪天下，跑到海外去另外開闢了一個王國——扶餘國。文中的三個主要人物虬髯客、紅拂、李靖，個性鮮明，俠義豪爽，被後世稱為“風塵三俠”。此篇故事雖沒有寫武俠打鬥，但全篇俠氣縱橫，寫得虎虎有生氣，為現代武俠小說開了很多道路。正如新派武俠小說

大家金庸所說，這篇故事，“有歷史的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歷史；有男女青年的戀愛：男的是豪傑，而女的是美人（“乃十八九佳麗人也”）；有深夜的化裝逃亡；有權相的追捕；有小客棧的借宿和奇遇；有意氣相投的一見如故；有尋仇十年而終於食其心肝的虬髯漢子；有神秘而見識高超的道人；有酒樓上的約會和坊曲小宅中的密謀大事；有大量財富和慷慨的贈送；有神氣清朗、顧盼煒如的少年英雄；有帝王和公卿；有驢子、馬匹、匕首和人頭；有弈棋和盛筵；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的大戰；有兵法的傳授……”等等，所有這些內容，在當代武俠小說中都是可以時時見到的。金庸稱《虬髯客傳》是中國武俠小說的鼻祖，是很有道理的。袁郊《紅綫傳》中的紅綫，本為潞州節度使薛嵩的婢女。當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蓄養三千武士，欲佔奪薛嵩所轄之地。紅綫為解主憂，夜入田承嗣內室，盜走其枕畔金盒。薛嵩得盒，連夜遣使送還給田承嗣。田見盒，知薛手下有能人，遂打消謀奪潞州之意。紅綫以其盜盒之舉，消弭了兩地一場戰禍，堪稱俠義行為。

文中寫她“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經五、六城”，輕功卓絕，可謂神行。“紅綫盜盒”與“風塵三俠”，均形象鮮明，個性突出，給人留下極深的印象，成了後世畫家喜愛的繪畫題材。裴鏘的《崑崙奴》，寫一名身懷絕技的老奴崑崙磨勒，幫助崔生與

豪門姬妾私相幽會的故事。崔生在當朝一品府中認識了女妓紅綃，兩情款洽，紅綃欲脫出牢籠，磨勒乃助其逃至崔家。後一品大官得知紅綃脫逃乃磨勒所為，便派甲士圍捕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警若翹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



崑崙奴

不知所向”。武功之高，真是神乎其技。裴劍另有《聶隱娘》一篇，最具武俠小說的模式，它包含有“尼姑收徒、深山學劍、服藥輕身、擊鷹刺虎、誅除奸惡、藥水化頭、飛行絕迹、深夜行刺、玄功變化、鬥智鬥力”等等武俠小說的元素。這些元素，在後世的

武俠小說中，不斷反覆地、大同小異地出現着。其中寫妙手空空兒刺殺劉昌裔時，“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輕功神妙，自高自重，確是高手風範。當今新派武俠小說中的高手相鬥，點到即止，贏則贏，輸則輸，決不死

聶隱娘



纏爛打，正像空空兒那樣的講究大家風度。《崑崙奴》與《聶隱娘》，均為裴劍《傳奇》中的名篇。《傳奇》一書，多記神仙道術的奇異故事，書中人物法力無邊，神通廣大，開後世神魔劍俠小說先河。唐人小說以“傳奇”為名，亦與裴劍此書有一定關係。

除了《虬髯客傳》、《紅綫傳》、《聶隱娘》等武俠味濃的傳奇之外，以寫情為主的傳奇，也不時閃現着俠氣，如《柳氏傳》之許俊、《無雙傳》之古押衙、《霍小玉傳》之黃衫客等，便是扶危濟困的豪俠之士。唐人筆記中也有不少武俠故事，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康駘的《劇談錄》，所載尤多。《酉陽雜俎》中有一則寫韋生與盜僧父子先後較技的故事，寫得栩栩如生。老僧腦後中了韋生所射的五個彈丸，深陷於內，竟無所傷，內功神妙之極。其子飛飛輕功極佳，循壁遊走，捷若猿猴，倏往倏來，奔行如電。韋生先後發彈相射及挺劍追刺，始終奈何不了他。《劇談錄》中有一則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故事亦甚精彩。故事寫一力大無窮的勇士張季弘，聽了一店中老嫗哭訴新媳婦强悍厲害之後，便

自告奮勇欲懲治新婦。新婦日暮打柴歸，張季弘與之理論。新婦不承認有虧待家姑事，列舉數事反問張季弘，“每言一事，引手於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嚇得張季弘不敢再言語。此婦真是指力驚人，內力雄渾之極，比《倚天屠龍記》中的崑崙三聖何足道以尖石在青石板上刻下半寸深的棋盤，尤勝一籌。後世武俠小說中的不少神功奇技，大都可以從唐人的武俠傳奇及筆記中找到它的影子。梁羽生、玉翎燕等人，更擷取了紅綫、聶隱娘、空空兒等人物，重新製作，鋪演出《大唐游俠傳》、《龍鳳寶釵緣》及《千里紅綫》等奇幻曲折的故事來。唐人傳奇對後世武俠小說的影響是巨大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唐人武俠傳奇的出現，為中國武俠小說的存在和發展奠定了充實的基礎，稱之為中國武俠小說的鼻祖，是言之成理的。

宋人話本及筆記 中的武俠故事

在宋代，市肆繁榮，商業發達。為了娛樂市民，各種雜耍、伎

062248

藝應運而生，“說話”（講故事）便是其中的一種。“說話”藝人的底本稱作話本。話本小說大都採用接近口語的白話寫作，有利於吸引中下層的民衆。在這些宋人話本中，有一部份內容就是寫武俠的。如《楊溫攔路虎傳》、《宋四公大鬧禁魂張》、《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史弘肇龍虎君臣會》、《萬秀娘仇報山亭兒》、《鄭使節立功神臂弓》等便是。宋人羅輝編著的《醉翁談錄》，曾把當時話本名目分爲“靈怪、烟粉、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神仙、妖術、其他”九大類，絕大部份的武俠故事隸屬於“朴刀”、“桿棒”二類。此類武俠打鬥以刀棒拳腳爲主，屬寫實的技擊型。另有一類武俠打鬥以比鬥法術爲主，則分屬於“靈怪”類和“妖術”類。“朴刀”、“桿棒”類的話本中，有不少水滸英雄的故事。如“朴刀”類的《青面獸》，“桿棒”類的《花和尚》、《武行者》，就是講說青面獸楊志、花和尚魯智深和行者武松等人行俠仗義的故事的。這些當時民間流傳的故事，後來經過施耐庵的加工整理，便成了俠義小說《水滸傳》的內容之一。

宋人筆記中，也有不少類似

唐人傳奇的武俠故事。吳淑的《江淮異人錄》，記了不少道流、俠客、術士的事迹，共二十五篇。其中《洪州書生》一篇是典型的武俠題材。該篇寫洪州一個貧兒在泥濘的路上賣鞋，無端被一名惡少把新鞋撞跌於泥中。貧兒要惡少賠錢，惡少破口大罵，不肯給錢。一個過路的書生見了，可憐貧兒，便代爲賠錢給他。惡少辱罵書生多管閒事，穢語不休。書生怒形於色，隱隱未發。到了晚上，終於砍了那惡少的腦袋，以作懲罰。書生鋤強扶弱，疾惡如仇，精神可嘉，但動輒便取人性命，則未免太過份了。《洪州書生》之外，尚有《李勝》、《張訓妻》二篇，三人均有來去無踪的神技，故明人輯編《劍俠傳》時，便把此三篇一齊輯入。另外，孫光憲的《北夢瑣言》，洪邁的《夷堅志》，亦載有不少此類豪俠故事。如《北夢瑣言》中的《荆十三娘》、《許寂》、《丁秀才》，《夷堅志》中的《花月新聞》、《俠婦人》、《解洵娶婦》和《郭倫觀燈》等，都是比較有名的武俠筆記短篇。羅大經的筆記集《鶴林玉露》，內容多爲雜記讀書所得，體例在詩話與語錄之間。其中《秀州



水滸英雄中的魯智深與武松